

文化认同与民族的“自我”想象

双击自动滚屏

发布者：信息中心 出版日期：2007-10-8 期

祁进玉

本期漂在北京之——锡伯族篇，探讨的主旨可谓是锡伯族的语言认同与民族。多数人对锡伯族的了解是很少的，仅有的知识为：这是一个曾在240年前从东北北边陲——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的迁移民族。记者从众多在京锡伯族采访了3位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主任吴元丰研究员、中国A1国家队运青科、自主创业的扎景海等人的故事叙事。

吴元丰的故事尤为经典，其中透露出深刻的文化认同与民族“自我”想像。重言上与满族语同属阿尔泰语系满-通古斯语族满语支，所以，他成为京城满族文的学者之一。以他为代表的锡伯族人有着本族强烈的迁徙历史记忆：“据史料锡伯族征服、编入满洲八旗之后，逐渐改用满语。公元1764年（乾隆二十九年），驻防官兵携家眷5000多人从东北西迁至新疆伊犁，使锡伯语口语得到新的发展。今。”他自身的阅历说明文化认同有时确属是多元抑或多重的，认同的意义在异，从不同中找出相似。“如果说，吴元丰的前10年，在研究锡伯族的文化历史；研究新疆的文化历史；后10年，他的研究领域在前两个的基础上不断拓展，广泛历史的研究，在他身上可以感受到的只有4个字：勇往直前。”

虽然，他有着自身研究多元文化的后发优势，但是在日常生活中，民族认同之一。所以，文化认同与民族的“自我”想象有时是矛盾的。反省每一期“漂在事件，发现一个重要的趋势：全球化导致个体或群体身份的缺失，认同也出现歧

全球化并没有像许多人担忧的那样导致世界的一体化（实质上是西方化甚至它是一个始终伴随着地方化、充满差异与断裂的过程。一种声音独奏的时代早已种不同的声音在交互唱起。与此同时，多元文化主义、文化认同以及差异政治界人文社会科学的热门话题。看看当下最流行的话语：身份认同、族群认同、认同和公民认同等等，似乎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已经不是秘密的秘密，即现代人似乎大潮中迷失了方向，失去了自我，不知自己究竟是谁？初看，仿佛又回归到哲学是谁？从何而来？将要去哪？但是，仔细玩味，二者竟然不是一回事。世纪之交其特定的话语生成的语境。是在一种后自由主义与全球化的语境中出现的。陶刻上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主要以自由主义的“个体”、“自我”与“权利”观念话语不同，90年代的文化认同话语更多地关涉到民族文化（族性）认同或群体认同。前者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建构文化认同，那么，后者则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框架

族”与“他族”的族性关系中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。

[文章推荐] 今天我们应坚持怎样的民族观历史观

[文章推荐] 欧盟的当务之急：摆脱语言困境

[文章推荐] 一门走向成熟的学科 —— 宗教社会学在中

[文章推荐] 二百年美国选举制度演进及选举故事

昵称:

此新闻下共有评论 0 条

没有评论。